

三 人 集

胡 明 譯



上海光華出版社刊行

三人集



光華出版社

易學

原著者 蕭洛霍夫等

繙譯者 胡 明

發行人 宋 韻 松

出版者 光華出版社

郵售部 上海郵政信箱
八〇九號

基本定價三元五角

一九四九年版

鐵路轉轍手

綏拉菲摩維支

「哎，伊萬，跑去吧，站長在喊。」

伊萬是一個鐵路轉轍手，四十歲的土老百姓，有着枯瘦的、疲勞的面孔，滿身都是煤烟和油，正在用掃帚把站台上的雪掃出去，就急急忙忙地把掃帚放在角落裏，跑進值日的房間去了。

「您有什麼吩咐？」——他靠近門站得挺直，同時這樣說。

站長沒有注意到他，仍在繼續寫着。伊萬把帽子放在腋下，伸直地站在那裏。

他不敢再問一聲，而在這時間，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；他今天從早晨八點鐘起就值班，事情多得好像飽到了咽喉一樣；爲着明天，必須把車站收拾一下，要清理一下道路，要檢查一下轉轍機，要拉動信號機，要把所有一切的燈泡和烟管擦乾淨，要加添火油，要劈開兩個假日用的柴並搬到車站的各個房間裏，要收拾頭等和三等的候車室，還有其他許多必須做的事情，都在他的頭腦裏閃動着。已經是五點鐘了，已經昏暗起來了，應當在轉轍機上點起燈火。

伊萬把有着胖底的手掌放到口邊，小心地咳嗽了一聲，是要引起站長對自己的注意。

「還不在轉轍機上點起燈火嗎？」——站長抬起着頭說道。

「這是斷斷不會有的，現在就會跑去點上呵。」

「你去點上吧，快把母牛下面的地方掃除一下，牠跪在牛糞裏，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什麼事情都沒有及時做好，牠的蹄子會因此生病呵。」

「第五號裝貨列車過十分鐘就要來。」——伊萬小心地插入了一句。

「唔，你把列車送走了，那時就……」

「聽到了！」

反駁是不可以的。伊萬出去隨手關上了門，跑到了放洋燈的地方。在一個好像箱子間的小得很的房間裏，架子上放着二十盞各種大小不同的洋燈，有着光亮的、擦乾淨了的管子。伊萬由這些燈裏面，挑選了幾盞，放到了用很厚的洋鐵葉做成的寬大的燈盒子裏，走到轉轍機那裏去。

是靜悄悄的。冷凍得很厲害，刺痛着耳朵、面孔和手。冬天的黃昏，靜悄悄地落到了車站的建築物上，落到了路面上，落到了居民的房屋上。雪在腳下面嘎吱嘎吱響着。這裏和那裏，都走過着徒步的人們的輪廓，他們結束了自己的事情，都在期待着明天節日裏的休息，在節日裏，他們都免除了每天做不完的工作和永遠的憂慮。

伊萬跑到一個一個轉轍機的地方去，把燈一盞一盞地放下了。沿着所有的道路，這裏和那裏都亮起了綠色的和紅色的燈火，在天空裏，星星也接二連三地亮起來了，穿過冷凍的透明的黃昏玩耍着並閃耀着。

從鐵道的路線上，遠遠地在拖着單調的、長長的、沉悶的響聲；牠在冷凍的空氣中保持了一下就消失了。伊萬傾耳聽了一秒鐘，以後，就跑到哨屋裏去，抓着提燈、哨笛，沿着車站後的路面，拚命地奔向最遠的轉轍機的地方去。這個轉轍機，在佈滿了雪的荒涼的曠野中間，孤獨地閃着一星紅光。跑得很遠。但那裏就是轉轍機的地方了。伊萬按着挺子，用腳壓緊，傾斜着；曳索軋軋地響着，曳着路軌，帶着嘎嘎的聲音，把牠們移到了待避線上。遠處有什麼東西發黑，是不很確定的，同時，又是不很清楚的；以後，牠漸漸地長高起來了，延長起來了，好像由什麼地方爬出來的一樣；兩隻火樣的眼睛在閃耀着，現在也就明白地、尖銳地在響着火車頭的汽笛的聲音了。這種叫聲由火車頭的汽笛中逃出來，散到各方面去，停留在冷凍的空氣裏；好像牠是無窮盡的。列車已經完全看得出來了，牠在轉彎抹角地走着，路軌由於巨大的震動，也已經在痙攣地跳動起來了，不堪忍耐的響聲，刺得耳朵發痛。但，末了，這種響聲中斷了，隨後又斷斷續續地、短短地叫了三回。

那時，伊萬就把哨笛放到了口唇邊，以特別的姿態含着，鼓起着面頰，臉上發着紅，吹響起來了。爲着回答遠處一高一低的轟響，就拖長着哨笛尖銳的、沉悶的、悲嘆的聲音，這種聲音把心都刺痛了。在冬天的黃昏中，在佈滿了雪的平原中，在走入無邊際的遠方的路軌的景色中，牠毫無希望地拖着同樣的音符。

哨笛的這種悲嘆的聲音，好像在說：大家都沒有什麼地方要急急忙忙跑去；一切都是循環的；前面也是和已經走過了的成百的車站一樣；的車站，也是車站的建築物、鈴、站台、站長、站員、待避線四散的軌道；那裏也是沉悶的、煩惱的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、自己的思想，每個人都希望在家裏過節日，不要碰着下雨，對於目前在車站上抑制地受着凍的、從帶着急行的火車頭的轟聲的月台上緊張地眺望遠方的任何人，那時就都沒有事情。

了。但以後，哨笛好像在躊躇着快樂地並短短地吹了三次「特嚕……哪嚕……」大家雖然似乎都是煩惱的和沉悶的，但仍然的確可以跑到車站上去，喝一杯伏得加酒，吃着不大乾淨的鯡魚，取一下暖，和站員談一兩句話，於是又去趕路。整個生活的確是這樣的：勞動，由這一天到那一天，由這一星期到那一星期，由這一月到那一月，由這一年到那一年，都在勞動，忘記了也不知道什麼是休息，而當時却在等待上帝的節日，好像是在僻靜的莽原中間一樣，列車到了車站，曲曲折折轉到了第三條待避線上。

火車頭也馴伏下來了。牠已經完全轉到了轉轍機上，在喘着氣，休息着，牠的蒸氣帶着騷音的呼吸，好像是由鼻孔裏迸出來的，沿着冷凍的、靜寂的大地的白雪包被的兩方面延展着。看得出來，牠在開始抑止着運動，車輛奔到了一起，衝突着，緩衝機弄得轟響着。伊萬壓着挺子，列車由這條鐵軌轉到別條鐵軌上的時候，在格格墮墮地、嘎吱嘎吱地、軋軋地響着，都轉到待避線上去了。火車頭和燃料車從轉轍手旁邊過去了，以後接連過去了。一輛一輛的車廂。牠們已經過去了二三十輛，但牠們仍然在擁集着和衝突着，從旁邊滑過去，那裏稀稀疏疏地看得見一些隱隱約約的人的輪廓，扭動着的制動機了。這是很長的運貨列車。末了，最後的一輛車廂從旁邊走過去並滾遠了，紅燈在冷凍的雲霧裏透射着燈光。

轉轍手開始跑去追趕列車，是爲着要使牠通過最後的轉轍機而走上別一條待避線去。雖然，列車大大地減慢了行進的速度並走得極平穩了，但要跑去趕上牠，却仍是很困難的。伊萬喘着氣，覺得用盡了他的腳勁，跑到了最末的一輛車廂旁邊，已經沒有力氣去抓住了。他第二次去抓，但凍僵了的麻木了的手滑脫了，差一點兒跌到「車輪下」。他終於抓住了腳踏板，攀上去了，扶着橫木過了幾分鐘，一動也不動，沒有能力使呼吸平和起來。

列車十分減慢了行進的速度，走過車站的旁邊，站台靜悄悄地向後流去了。

轉轍手跳下來了，趕過列車，跑到暗屋裏去，那裏結集着幾個轉轍機上引來的曳索。「唔，魔鬼是健康的。」——他這樣咕噥着，趕過了列車的前頭。他迅速地跳進了暗屋裏；那裏有着一大堆由信號機和轉轍機上來的挺子。他把這些挺子中間的一個挺子壓下去，走上了待避線的列車，由車站跑到了曠野裏；牠必須在那裏等待一下，讓郵政列車過去。轉轍手把挺子移到了幹線上，郵政列車應當從幹線上走過去。

「唔，現在能够去掃除一下母牛下面的地方了。」——他這樣決定了，也就走過車站向後院跑去。

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——副站長碰見他這樣問。

「站長吩咐掃除一下母牛下面的地方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掃除一下站台呢？」

「站長吩咐先掃……」

「應當及時做好。明天是節日，而在我們這裏，髒的東西却堆到了膝頭，車站上爬都爬不上去。現在就去掃除一下。」

「聽到了。」

副站長走過去了，但又停止了，並高聲叫道：

「夜晚把兩天用的柴搬到我家裏去，而您這個酒鬼，節日連尾巴都抓不到。」

「聽到了。」

副站長走了。伊萬拿起掃帚，掃着站台。

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，——他思考着，同時把掃帚闊闊地從右邊掃到左邊去，——現在希望把一個身子撕開來才好。有七個頭腦也趕不及呵。」

「哎，伊萬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——轆轤手說着，同時跑進行李房的門去，行李主任站在那裏。

「你躲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鬼把你帶去了吧。你喪失了頭腦嗎？或是爲着節日貪吃東西呢？一直到現在，頭等裏的燈都沒有點上！旅客們開始聚集起來了，那裏却會把眼睛碰出來，不想服務，就遲早滾到一切魔鬼那裏去吧。」

「華西里·華西里契，我忘記了。伊萬·彼特羅維契吩咐掃站台，而站長先生却吩咐掃除一下母牛下面的地方……」

「站台，站台！一切都應當及時做好：現在就去點上！」

「聽到了。」

伊萬放下了掃帚，跑到頭等候車室裏去點燈。那裏已經聚集了許多旅客，伊萬混在他們的輪廓和動作中間，他們在候車室裏躡着步，把票子交給搬運夫，看到了一種默默的等待，是在祈禱着節日到來，就可以把事情和星慮放下而去休息了。伊萬點好了燈，就跑去掃站台。掃完了站台，恐怕又把他派到什麼地方去，或又強迫他去做什麼事情，他就趕快跑到放柴的倉庫裏去了。沒有劈好了的柴，只好來劈柴。伊萬熱心地做着工作。應當

替車站上的一切房間都預備好柴，但還不只這些：還要替站長及副站長家裏的房間和廚房劈好柴並送過去。誠然，他們家裏都有自己的僕人，就他的本份說來，是沒有義務去做這種事情的，特別把這種義務放在他身上，是看做轉轍手及鐵路公務以外的事情，但正是這樣：如果長官吩咐了，那末就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呵。伊萬帶着呻吟的聲音，繼續揮動着斧頭，撥開劈好的柴，劈好了的柴堆也就越積越高了。

「該起來了。」——他這樣決定了，就把柴札成了很大的捆，以便更迅速結束這件事——把柴送去。但當他把第一捆柴負在自己背上的時候，就覺得抓得太多了。他稍稍擺動了一下，扶着柱子和牆，走去了，他背上負着的很大的重量，使他只好彎着身子，但他仍然不想拋下一些，却希望趕快一次就把柴送去。他把四捆柴送去了車站上的各個房間裏，還要把柴送到二層樓上站長和副站長的家裏去，這是最艱苦的工作：彎着膝，腳在發抖。他緊張地、努力地一級一級踏上，每分鐘都在等待着：也許會從梯子上連人帶柴一同飛下去。末了，他走到了副站長的廚房裏，把柴卸下了。

「爲什麼這樣晚？因爲等待你，不能收拾清楚，不能洗地板，一切事情都被你一個人攪亂了。」——副站長的女廚子碰見伊萬的時候就這樣嘮嘮叨叨，這是一個不和藹的女人，有着紅的鼻子，是時常帶着「炸藥」的伊萬被激怒起來了。

「你也許過早就貪嘴了吧，喊着什麼遍了。我爲什麼要爲你挨打呢？」

「唉，你是一個醉鬼！唉，你是一個不幸的人！我罵你，他們還會比我更三倍多的咒罵哩。我看你的不乾淨的嘴臉，現在我不讓你走過門檻。我現在就去報告主人……」——女廚子做了一下決斷的手勢，就走進房裏去。

了。

伊萬有點發抖。

「馬克利達·斯比利多諾天娜，請允許……我對您說，就是爲着我們的尊嚴和日常快樂……，能不能忍受您把髒水拿來呢？」

並且，不等回答，就拿起洗臉盆，跑出去潑掉了。斯比利多諾夫娜也就柔和下來了。

「唔，去挑水吧。」

伊萬挑來了水。

「柴片要劈得够燒水火爐！在過節的那一天不要劈柴。」

「唔，一個不講理的女人，跟她鬧什麼呵。」——伊萬這樣想着，同時劈着柴片。「主呵，在這裏，連喘息的功夫都沒有，她却什麼事情都沒有做，反而來咬人。」

伊萬劈完了柴片，對着自己咕噥着：「人十分疲勞了。」他跑到了牛欄裏，那裏站着站長的母牛。母牛在憂鬱地反芻着胃裏吐出來的東西，冷靜地看着走進來的伊萬。

「蠢東西。」——伊萬叱叫着。「乾草袋，把身子轉動一下吧。」他也就狠毒地用鐵鋤打了一下母牛。母牛恭順地移動了一下身子，拾起了受傷的腳。伊萬開始工作，怨恨地把牛糞清除掉。

「牠由什麼地方有這樣多的糞呵。牠只知道貪吃；如果能够供給這樣多的牛乳的話，那末也就不白白地吃乾草了。我餵了金也不養這樣的畜生。站長也是……市場上少了牛乳嗎？用一點小錢就好去購買。養這樣一

隻貪吃的畜生，牠會把你所有的東西都吃完呀。看一下吧，一隻牛就積了多少糞呵。嗚——嗚，畜生，這就該死！」

他也就又憤怒地用鋤頭戳了一下這隻無辜的母牛，母牛決不知道為什麼值得這樣憎惡，躲在小牆旁邊，把全身收縮起來了。

伊萬流着汗，他覺得疲倦得很，早就沒有力氣做工，但必須把事情做完。

「做完了。」——就帶着一身的疲勞去喝一杯酒，但在換班以前，腰都不能伸一下。

最後，牛糞清除完了。伊萬又把母牛趕動了兩次，把鋤頭放在角落裏，走到車站上去了。

三

剛到了的裝貨列車的車務長，坐在食堂裏的桌子旁邊喝茶取暖。伊萬走近櫃台去，拿了一小杯伏得加酒，喝着，呻吟着，嚼着一塊臭魚，買了一瓶四十分之一桶的伏得加酒，以便在家裏過慣例的節日。他把這一瓶酒放在衣袋裏，走向哨屋裏去，拿起鑰匙、槌子，以便在郵政列車到來以前查看一下道路，他發生了這樣的躊躇：如果把酒帶在身上，那末也許會打破寶貴的瓶子，如果把牠留在哨屋裏，換班的人來了，就的確會把伏得加酒偷喝掉。他對於這種東西的嗅覺，是和狗的嗅覺一樣靈敏的。「拿着跑到家裏去吧。」——伊萬這樣決定了，他就急忙忙地從鐵道的路面上，跑向自己的小屋裏去，這個小屋位在離路面有三十俄尺的距離，屋裏的小窗戶在親切地閃着光。

伊萬由窗戶裏看見在小得很的房間裏，有着一隻很大的火爐，有着永遠使人不暢快的、髒得很的、蓋着了

的盆鉢、小桶、各種家用的小物件，現在却都整理好了，粘土的地板也擦得很乾淨，牆也刷白了，火爐占去了的半個房間，却被青色的雄雞畫滿了花紋。在前面的角落裏，聖像下面的桌子擺得頗雜亂，但桌布却是乾淨的。聖像前面點着蠟燭光，顫動地照亮着低矮的頂棚，青色的雄雞、嬰孩的亞麻色的小頭。伊萬已經有了八個小孩；有一個還是放在吊在頂棚下的「搖籃」裏搖着的。

看得出來，小孩子們都在焦燥地等待爸爸回來，以便開始吃夜飯，雖然睡眠已經要使他們的小頭彎下去了。無論這些青色的雄雞們，無論刷白了的牆壁，無論桌上的桌布，都使伊萬產生了他所希望的休息和安靜的印象。

他敲着窗戶，主婦走出來了。

「誰？」——她這樣說着，同時在微弱的星光下熟視着。

「拿去，抓住，放在哨屋裏也許會被他們偷去。」

「還要去當值嗎？」

「不，現在要去查看一下道路。」

「當值以後不要坐得太久，孩子們都想睡覺。」

「過半點鐘就會回來：郵政列車馬上就要來了，把牠送走了就好回到家裏來。」

伊萬又跑到了路面上，用提燈照着，用槌子敲着，沿着路軌走去，間或緊一緊不穩的螺旋帽。他察看着轉轍機，檢查着曳索，一切都很好，就走向車站去了。

很長的、有着兩個火車頭的郵政列車，艱苦地並轟響地沿着路軌滾來了。牠的車輪下面捲起着雪的旋風，由牠的機車的兩個烟管裏，進出來了好像絲球一樣的蒸氣，遠處鋪展着和白床單一樣的白色。全體列車都塞滿了人。車務長在車廂裏走着剪票子。火車頭的汽笛在前面粗野地高聲叫着。

旅客們從行李架子上把手提箱、包袱拿下來了，包紮着墊座的東西。列車在抑止着行進的速度。有着切齒的制動機在制止着車輪。

列車剛剛走到站台上的時候，伊萬就根據站長的信號打了第一次鈴——這裏總共停留兩分鐘——擠進放行李的車廂去，把在這裏下車的旅客們的行李掏出來。

他拿出了所有的力量，來推開皮匣、大箱、包裹，查找所需要的號頭。當卸下了行李的時候，伊萬就把牠搬到手車上，推到行李房去。

「伊萬，你碰到什麼鬼？對你說過，打第二次鈴……」

不大的鐘明確地、響亮地打了兩次。

「跑去，送達許可證。」

轉轍手抓着許可證，就推開公衆，沿着站台跑向火車頭那裏去。列車是很長的，他幾乎要跑過這一段的距離。火車駕駛員從機車的運轉台上跑出來，由喘着氣的伊萬身邊把行車證拿去了。

「第三次……」——覺得好像刺痛着他的心，再奔到鈴那裏去，打第三次鈴。車務長的哨笛在吹響着，火車頭在憤怒地並勉強地響着，車廂在一輛一輛地分離開來，鐵在軌軌地響着，列車在開始蠕動着。站台在後退着，車輛在搖搖擺擺，車輪有規則地撞擊着車軌接口的地方，一個接着一個沿着軌道滾動着。

伊萬輕鬆地噓了一口氣。他隔一日當一次值，每一次，在夜晚十點鐘，都是這樣弄得精疲力盡：要卸下旅客的行李，這好像是他必須做的事情，打鈴，把行車許可證傳送給火車駕駛員，跑去發信號，這是每次不得不執行的義務，這些義務，至少應當分給兩個人才能担任。他這樣繼續了二十二年。

這二十二年使他習慣了。他覺得他僅僅會做這些事情，一生僅僅會做這些事情——繞着轉轍機跑，發信號，打鈴，點燈。這種工作好像是最容易的、最適合的、最值得感謝的。他覺得除這以外，沒有一件事情是他有能力的、適合的。他有八個孩子，他一個月取得十五個盧布。因此，當他繞着轉轍機跑，讓列車走過去，安放燈火，掃除母牛下面的地方，掃站台的時候，他就抱着一個同樣的思想，一個同樣的感覺——恐怖，不要把什麼事情做得「不妥當」，不要做得疏忽了——不要有什麼事情做得不乾淨。二十二年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他頭腦裏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想到也許能夠別樣地來安排一下。他沒有設想過鐵路的日常程序以外的事情，沒有設想過車站、道路、站台以外的事情。夜晚十點鐘郵政列車開出去了的時候，他的當值才結束了，只有那時，他才能噓一口輕鬆的深呼吸，同時把恐怖和等待什麼並非偶然發生的事故的重壓，從自己的身上除去掉。

今天也是這樣的。當列車走過站台的時候，感到了異常衰弱的伊萬——這種衰弱，時常直到當值的末了都是捉牢着他的——也同時覺得這種重壓從自己身上落掉了，舉起着手，以便畫十字，並且……失神了一個

恐怖的思想燙傷了他：他在運貨列車過去以後，忘記了把轉轍機的挺子移到幹線上去，現在，郵政列車是在牠上面奔馳着。整個恐怖、整個對於執行責任的絕望，把他抓牢了。他沒有拿帽子，帶着一張蒼白的面孔，就拚命跑到走過去的列車的紅燈照耀的地方去。

晚了……。這裏響着把耳朵都震聾了的響聲，路面上，不動的、不吉利的、暗色的巨大的東西，在魚白色的夜的微明中，向着天空飛騰着，非人的、無意義的喊聲，播滿了冰凍的冬夜。

爲着不去聽牠們，伊萬奔到了支路上，這一班的火車頭，此刻正要沿着支路走去了。他喘着氣，跑到了，並奔上了被走近的火車頭的反射鏡照得明亮的軌道上。

在這幾秒鐘，他的整個生命，好像明耀的反射的光一樣，在今天就會完結的他的面前，現出了這些東西：當值……站台……燈……柴……母牛……站着青色雄雞的火爐……亞麻色的小頭……宿命的轉轍機。

在這種緊張的一瞬間，他突然非常清楚地想起來了，他把轉轍機移到了幹線上……。我的上帝呀，他的的確確把牠安放好了。他弄糊塗了，郵政列車是很妥當地沿着幹線走去啊。

伊萬絕望地高聲喊叫着，使出了非人的努力，想從路軌上滾開去，但在這一秒鐘，轉動着的火車頭，把所有一切的鐵、鋼、赤熱的煤等等，輾在他的身上了……。這壓斷了他的呼吸。

五

這一班的火車頭的駕駛員，站在機車的運轉台上，注視着跑過去的和照得明亮的軌道。一個一個轉轍機

閃一下就過去了。他抓着汽笛，把牠拉了好幾次。車輪踏上了途程，嘎吱嘎吱地響着，閃着綠的火花，哨屋由黑暗中露了一下面，馬上又消失了。突然，他好像瘋狂的人一樣，抱着機車的速度調節器，用一種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聲音喊叫着：「停住。」助手用出了全部力量，拚命地壓着把手，已經在制止着了。

「主呵，沒有壓死什麼人吧……」

制止着的收關在軌軌地響着，車輪在嘎吱地響着，蒸氣由打開了的氣門裏逃跑出來了。由火車頭下面，響來了非人的哀叫的聲音：「唉，爺……」並且叫聲中斷了。火車頭還向前走了一俄丈左右，停止了。

駕駛員和助手跳到了地上，一點什麼東西也看不見。在黑暗中，風把冰霰吹到了眼睛裏。助手拿着一盞手提燈，照着地下，看出來了，在軌道旁邊不遠的地方，躺着兩隻切斷了的腿，而在火車頭的輪子下面，却模糊地看到了一個人。

「天國的女皇呵，的確壓死了人……」

助手跑到了車站上，喊來了許多人。火車頭向後移動着。一個人俯在躺着的人身上，說道：

「死了。」

大家都靜默着，取下帽子，畫着十字。

伊萬不動地躺在路軌中間，有着強迫地彎過來了的頭，有着翻轉了的眼睛。右手拿着的手掛燈的圈子，擦破了手腕附近的皮膚，把手裏着了，達到了肩膀附近，好像一隻血紅的手，手扭到了肩膀上，枕在頭後面，左脇的肋骨深深地壓得陷入了胸部裏。